

古事談

四

093.1

2006

佛教大学図書館



2005495654





古事談第四

勇士

天德四年五月十日夜強盜入武藏權守源滿仲之

前

宅爰滿仲射留類人倉橋弘重々々指申中務卿親

親繁王

王弟二男及宮内丞中臣良村土佐權守蕃基男等

所為檢非違使右衛門志錦文明參内奏闻中務親

王家人申云件孫王今曉入親王家其同類紀近輔

中臣良村等有此家仍以夏由告親王々々令申云

男親繁日来重煩痢病有此家内不堪起居待平安

貳可進者依宣旨使官人等令搜求同類輩親王家

内遂不捕獲於成子内親王家内捕獲紀近輔々々

宇多御女

申云親繁王<sup>主</sup>为首入滿仲家<sup>實</sup>也賊物悉可有  
彼親繁王家<sup>許</sup>云々勅云依不進男忽科親王罪猶伺  
親繁之出外可召捕者

前撰津守滿仲於多田宅出家之日同出家者男十  
六人女三十余人云々件日惠心僧都為戒師受戒  
之貳第一不致生戒眠而不称保由自弟二戒皆称  
保由其夜々半計新發只一人密々向僧都宿所云  
第一戒之貳心中ニハ深雖存保由家人以下アナ  
ツリモソシ侍トテ候<sup>作</sup>眠躰不称保由定御不審候  
ツラントテ為令申子細<sup>今</sup>所參會也云々此出家者

古事談

子息源賢法眼父之罪業深重ヲ見ワヒテ惠心僧  
都院源座主ナトノワカ、リケルヲ心ヲ合テ自  
焚ナル躰ニテ多田ノ家ニ将行テ以便宜可修小  
佛更之由云勸テ令演説之間忽發心俄ニ所遂出  
家云々爰飼鷹三百放弃多ノ網ナト燒弃云々  
仁和寺式部卿宮御許ニ将門參入具郎等五六人  
云々出御門之貳貞盛又參入不相具郎等則參御  
前申云今日郎等不候尤口惜更也郎等アリセハ  
今日殺シテマシ此将門ハ天下ニ可引出大更者  
也ト申ケリ

左傍以小字注者將門記之文也

將門逆乱者天慶二年十一月始披露云々領東八  
 國奪官鎰任國司惣行除目大臣以下文武百官  
 皆以點定但所闕者曆博士許也又獻書狀於太政貞信公  
 大臣許其狀云將門討滅一國罪科可及百縣因之  
 待朝議之間虜掠坂東諸國平伏檢昭穆將門柏原不輕  
 帝天皇五代之孫也縱永領半國豈謂非運哉昔振兵  
 威取天下者皆史書審所見之將門天之所与既在  
 武藝而公家頗無褒賞思惟等輩誰比將門被下譴責之符者省身多耻面  
 目何施推而案之甚以幸也將門少年之日奉名符  
 於太政大臣殿下數十年已下之間我致勤公之誠至于今矣焚相簿

古事談

國攝政之世不意舉於此更歎念至不可勝言將門  
 雖崩傾國之謀何奉忘奮主貴之且賜察之幸甚地以  
 一貫万將門謹言

天慶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平將門上

謹々上 太政大臣少將岡賀恩下

同三年正月廿二日善相公息定額僧沙門淨藏為  
 降伏將門於延曆寺首楞嚴院三七日修大威德法  
 焚間將門帶弓箭現立燈盞伴僧弟子等見奇之又  
 鐘声出自檀中指東去早爰淨藏云既知將門降伏  
 又公家被行大仁王會淨藏為待賢門導師此日京

洛騷動云只今将门之輩既入洛云云爰淨藏卷云  
将门之首只今可持参也云云爰絶入之宮人闻此  
言忽蘇生果如其言

二月八日天皇出御南殿賜征夷大將軍右衛門督  
藤原忠文節刃下遣於坂東國即以参議修理大夫  
兼右衛門督藤原忠文為大將軍刑部大輔藤原忠  
舒右京亮同國轉大監物平清基散位源就國司經  
基等為副將軍二月一日下野國押領使藤原秀鄉  
常陸拯平貞盛等卒四十余人兵或說一萬九千人於下野  
國与将门合戰之間将门之陣已被討靡迷于三兵

古事談

手遁身四方中矢死者数百人也

同十三日貞盛秀郷等至下總國征襲将門而将門  
卒兵隱嶋廣山始自将門之館至士卒之宅皆悉燒  
廻同十四日未刻於同國貞盛為憲秀郷等弃身忘  
命馳向射合于貳将門忘風飛之步失梨老之術即  
中貞盛之矢落馬秀郷馳至其所斬将門頸以属士  
卒貞盛下馬到秀郷前合戰章云現被天罰中神鏑卜云其日将門  
伴類被射殺者一百九十人云云誅将門之勸賞藤  
原秀郷叙從四位下兼賜功田永傳子孫更追兼任  
下野武藏兩國守貞盛叙從五位上任右馬助又告本

此章依諸本補之

經基叙從五位下兼任太宰大貳

忠文卿勸賞沙汰之貳左大臣被定申云疑ヲハ勿

質云々右大臣被申云刑疑ヲハ勿質賞ノ疑ヲハ

許之トコソ候ヘト被申ケレトモ依被用左府申

詞遂無其沙汰云々忠文依畏申此夏後日奉富家

之券契於九條殿云々小野宮殿ヲハ結怨心誓失

子孫永成靈云々

忠文成宗為近衛將之貳每陣直夜取遣寮御馬一

疋立枕<sup>不カ</sup>聞馬之食<sup>葉イ</sup>葛不眠之故也

忠文卿勸賞<sup>將軍</sup>沙汰之貳小野宮殿<sup>閑白</sup>疑勿

此章一本无

古事談

質依被申定不被行云々其貳九條殿刑ノ疑ヲハ

勿質賞疑許セトコソ侍レト被申ケレト遂不被

行云々依畏申此詞後日奉富家之券契云々

辜<sup>ツミ</sup>疑<sup>ウタガハシ</sup>惟<sup>ハナハレ</sup>輕<sup>カ</sup>功<sup>カ</sup>疑<sup>ウタガハシ</sup>惟<sup>ハナハレ</sup>重<sup>シ</sup>刑<sup>カ</sup>疑<sup>ウタガハシ</sup>謝<sup>カ</sup>輕<sup>カ</sup>尚書文也

天慶二年十一月廿二日有勅遣内供奉十禪師明

達於攝津國住吉神宮寺為降西海凶賊藤原純友

二七ケ日令修昆沙門天調伏法引率<sup>門後</sup>廿口伴僧<sup>云々</sup>于

貳海賊純友等遂以捕得

純友追討記云伊与掾藤原純友居住彼國為海賊

之首唯所受性狼戾為宗不拘礼法多率人衆常行

南海山陽等國々濫吹為芟暴惡之類聞彼威猛追  
從稍多押取官物燒亡官舍以之為其朝暮之勤遙  
聞將門之謀反之由亦企逆乱漸擬上道此比東西  
二京連夜放火依之男送夜於屋上女運水於庭中  
純友士卒交京洛所致云々爰備前藤原子高風聞此  
芟為奏聞其旨十二月下旬相具妻子自陸路上道  
純友聞之將為害子高令郎等文元等追及拱津國  
兔原郡湏岐驛文元等放矢如雨遂獲子高即截耳  
割鼻奪妻將去也子息等為賊被殺教諭早公家大驚下  
固関使於諸國且於純友給嚴密官符兼預榮爵叙

古事談

從五位下而純友野心未改猶賊弥陪讚岐國与彼  
賊軍合戰大破中矢死者數百人外藤原國風軍敗  
招警固使坂上敏基竊迹向阿波國也純友入國府  
放火燒亡取公私財物也外國風更向淡路國注於  
具狀飛驒言上經二ヶ月招集武勇人飯讚岐國相  
待官軍之到來于貳公家遣追捕使左近衛少將小  
野好古為長官以源經基為次官以右衛門尉藤原  
慶幸為判官以左衛門志大藏春實為主典即向播  
磨讚岐等二ヶ月國作二百余艘船指賊地伊予國船  
向於是純友所儲船号千五百艘官使未到以前純

寇賊倒置乎

友次將藤原恒利九脫賊陣竊逃來着國風之處件恒  
 利能知賊徒宿所隱家并海陸兩道通塞案内者也  
 仍國風置為指南真副勇捍者令擊賊大敗散如葉浮  
 海上且防陸路絕其便道且追海上認其泊處遭風  
 波難共失賊所向相求之間賊徒到大宰府更所儲  
 軍士出壁防戰為被敗于賊賊奪取大宰府累代財  
 物放火燒府早寇賊郡内之間官使好古引率武勇  
 自陸路行向慶幸春實等鼓掉自海上起向筑前國  
 博多津賊即待戰一舉欲决死生春實戰酣祖乱髮  
 取短兵振呼入賊中恒利遠方等亦相隨遂入截得

古事談

數多之賊陣賊更乘船戰之敗官軍入賊船着火燒  
 舟山黨遂破悉就擒殺所取得賊船八百余艘中箭  
 死傷者數百人恐官軍威入海男女不可勝計賊徒  
 至伴相共各離散或亡或降今散如雲純友乘扁舟  
 逃皈伊予國為警固使橘遠保被擒次將等皆國々  
 處々二被捕純友得捕禁固其身於獄中死月日不  
慥追可  
 維衡年来黑葛苔ノ無口ヲ脇息ノ様ニ抑テ持夕  
 リケリ出家之眈切放見之袈裟剃刀納也參河入  
 道ニ受戒落周羅之日得之云々年来全不知人云

子鳥書



云

頼信ハ町尻殿家人也仍常女奉為我君可殺中関  
白我取劔戟走入誰人防禦之哉云々頼光漏聞此  
夏大驚制止女一者致得夏極不定也二者縱雖致  
得依其惡夏主君為関白夏不定也三者縱雖為関  
白一生之間無隱守主君夏亦不定也

出羽守源齊言六孫王曾孫陸奥守滿正孫駿河守忠隆男ハ自若冠之昔至衰暮之耽老以飼鷹

為業不介春夏冬家中ニモ廿許飼之家人之許預牙領  
之田舎ナトニモ又巨多ニ置タリケリ七旬之後  
目ニ雉ノ嘴オヒ出テ兩眼損ニケリ筭而自身仕

古事談

夏ハナケレトモ少々ハ猶飼テアケクレ手ニ居

テ檢撫檢テ爰ケリ爰或人信濃鷹ヲ儲タリケルヲ

此齊信ノ許頼へ持来女西國ニ侍者此鷹ヲ給テ候

今ハ御覧セネハ无詮侍レト奉申合トテ居冬侍

也云々沈病席之者聞此夏起出女有真夏哉西國

之鷹モ賢クハ敢テ信乃鷹與鷹ニ不劣之物也將

テオハセスエテ探ト女ケレハ進寄テ鷹ヲ移ケ

レハ白髮ニ帽子カツキテ夕夕ノ直垂小袴ニ九

寸許ナル腰刀ノツカニクスネイトマキタル脇

ツホニサシテ鷹ヲ居移之後ハ気色モ夏外ニス

クヨカケニ成テタカタヌキヨリ探上テ取手ナ  
ト探テ右ノ拳ヲニキリテ足二ノ間ニサシ入テ  
打ウナツキテ又肩崎之程探廻テ打ウナツキウ  
ナツキシテ去夕心浮キ更哉盲<sup>目イ</sup>ニナリタリトテ  
ハカリ給ケルナ是ハ信乃ノ腹自カ栖ノ鷹ニコ  
ソ侍ケレ西國ノ鷹ハカヤウノ毛サシ骨置<sup>並イ</sup>ノミ  
タラハコソアラメト去ケリ寂後ニハ鳥ノ毛遍  
身ニ生テ死ケリ

丹後守保昌下向任國之貳ヨサム<sup>山イ</sup>ノ山ニ白髮ノ  
武士一騎逢タリケルカ路傍ナル木下ニ頗打入

古事談

テ立タリケルヲ國司郎從等去此老翁何不下馬  
哉奇恠也可咎下<sup>云</sup>爰國司去一人等千ト去馬  
之立様ナリ非直也人欣不可咎ト制止シテ打過  
之間二三町計サカリテ大矢左衛門尉致經引率  
數多之兵逢之<sup>奉イ</sup>与國司會尺之間致經去コ、ニ老  
者ヤ一人逢<sup>奉イ</sup>候ツラム致經ノ愚父平五大夫候堅  
固田舎人ニテ不知子細定令現无礼欣<sup>云</sup>致經  
スキテ後國司サレハコソトイヒケリ

頼義与御隨身兼武ハ一腹也母宮仕之者也件女  
ヲ頼信愛シテ令産頼義<sup>云</sup>其後兼武父件女ノ

丹鳥書

致頼武藏守公雅男

モトナリケル半物ヲ愛シケルニ其主女オノレ  
 カ夫我ニアハセヨトテ進ミテ密通之間兼武ハラミイウニ夕  
 ル也頼義聞此兼武ハラミイ心憂キ兼武ハラミイ也トテ永母ヲ不孝ニ  
 テウセテ後モ七騎ノ度乗タリケル大葦毛カ忌  
 日ヲハシケレトモ母忌日ヲハセサリケリ  
 伊与入道頼義者自壮年之兼武ハラミイ心無兼武ハラミイ慙愧兼武ハラミイ以兼武ハラミイ致生為  
 業况十二年征戰之間殺人罪不可勝計因果所兼武ハラミイ答  
 不可免地獄之業人也雖兼武ハラミイ焚出家入道遁世之後建  
 堂兼武ハラミイ造佛滅罪生善志猛利炳焉也於兼武ハラミイ件堂悔  
 過悲泣之淚自板敷縁ニ傳流シテ地ニ落ケリ其

古更談

後謂去我往生極樂之望決定可果遂勇猛強盛之  
 心昔衣河ノ館ヲオトサムト思ヒ兼武ハラミイニ敗ニ不違兼武ハラミイ云  
 云果臨終兼武ハラミイ心念兼武ハラミイ往生兼武ハラミイ早具兼武ハラミイ所傳兼武ハラミイ云  
 九條民部兼武ハラミイ卿大理之兼武ハラミイ敗義家与光國兼武ハラミイ共兼武ハラミイ廷尉兼武ハラミイ口論之  
 敗義家去義家之手心父ノフウトハ知タルラム  
兼武ハラミイ尋兼武ハラミイ云兼武ハラミイ光國兼武ハラミイ答兼武ハラミイ去親ハ親子ハ子也兼武ハラミイ云兼武ハラミイ此更ハ伊  
 与入道頼義於葦堂修逆修之間義家聽聞之中间  
 郎等一人出来義家カ耳ニサ、ヤ兼武ハラミイ更ス聞之有  
 忿怒之色兼武ハラミイ飯向宿所兼武ハラミイ爰入道呼郎等一人去左衛門  
 尉有怒氣兼武ハラミイ飯早何更ノアルソ見テ可飯来兼武ハラミイ云兼武ハラミイ使

取来去只今御キセナカラ被取出テツラヌキ  
 テマツリ御馬ニ被置鞍之間也云々頼義サレハ  
 コソ怒ヌレハ鬢カ鬢髪カミサマニアカル也トテ又  
 以使者云何更ナリトモ此終善殘今一兩日也結  
 願之後イカナル更モセラルヘシトテ門ニ鎖ヲ  
 指廻テ築垣ヲ越テ可取来之由示遣ケリ使如去  
 指廻テ鎰ヲ取テ取了義家聞此由テ去ヲシノ鞍  
 轡ノミツ、キニテアケヨト去テ即アケサセテ  
 打出畢更之根元美濃國ニ有郎等為國房頼國十男美分七郎父國笠  
 トカメノ間弓ヲ被切云々仍以飛脚告其由之間

古事談

古事談

義家聞之不拘父之制止所出也打出之取三騎於  
 関山十五騎翌日令寄國房館之取廿五騎云々懸  
 火令打入之間无防禦之人國房着紅宿衣放本鳥  
 鷹ヲスエテハツマニ乘リテ入後山云々義家郎  
 等去敵ハ目ニカケテ候可打取候哉云々義家去  
 サホトノモノ、誠不可過之云々サヤカウニテアス  
 リナムトテ打帰了此更ヲ手心トハイヒケルナ  
 リ

義家陸奥前司之比常參左府打圍碁所相具堀川等小  
 雜色只一人也持太刀有中門内唐井敷或日於寢

処圍碁之間忽有追入野犯人拔刀走通南庭之間  
前司云義家カ候ソ罷留云不聞入此言猶不留  
之之眈レ候之由申セヤレト云其眈小雜色云  
八幡殿ノオハシ下スソ罷留云聞此言忽留居  
投刀平仍件小雜色捕得了此間近辺小屋ニ隱居  
タリケル郎等々四五人許出来相具件狂人野將  
去了日来一切武士等人々所不見也白川院御寢  
之後物ニオソハレ御座ケル比可焚武具ヲ御枕  
上ニ可置ト有御沙汰テ義家朝臣ニ被召ケレハ  
ユミノ黒塗ナルヲ一張進タリケルヲ被立御

古事談

枕上之後オソハレ御座サリケレハ御感アリテ  
此弓八十二年合戦之眈ヤ持タリシト有御尋之  
处不悟覺之由申ケレハ上皇頻御感アリケリ寛  
治五年八月十四日義家朝臣許ニ有山鳩居於渡  
殿欄上義家成恐出拜鳩更入寢屋中居長押上自  
口中落掠實三粒而死去了義家云是八幡御使欵  
近無可有慶賀之定凶定欵仍以銀劔一腰駿馬  
一疋十五日曉使助道惟貞等奉八幡云  
義家朝臣依无懺悔之心遂墮惡趣早病癒之眈家  
ノ向ナリケル女房之夢ニ地獄繪ニ書タルヤウ

ナル鬼形之輩其数乱入彼家捕家主大札ヲ先ニ  
 持之将出ケリ札銘ニハ无间地獄之罪人源義家  
 ト書タリ後朝ニカ、ル夢ヲコソミツレトテ令  
 案内之处守殿此曉逝去云々  
 白川院御貳後藤内則明老衰之後召出テ合戦之  
 物語セサセラレケルニ先申云故正義家カキミノ朝臣  
 鎮守府ヲ立テ秋田イアイタノ城ニ付侍之貳薄雪ノ降  
 侍ニニイクサノ男共ト申之間法皇被仰云今ハ  
 サヤウニテ候ヘトイ支ノ躰甚幽玄也殘支等可定此  
 一言サテ賜御衣云々

古事談

前對馬守義親義家同康和五年十二月廿八日依莒崎宮  
 訴配流隱岐國然而不赴配所經廻出雲國茨間發  
 惡支家保目代依此支被下追討之宜旨嘉  
 兼三年正月サ六日被誅了同廿九日懸梟首於右獄  
 樹而大治比自称義親之輩一兩人鴨院所々出来  
 各争真偽之間誼詭多端云々  
 藤十郎滿兼右京進詣清水寺通夜間丑貳聖人出  
 来于礼堂云六道辻二人待トオホシクテアヤシ  
 ハミタル輩侍也此御中ニ敵令持給タル人御座  
 ハ夜深ク不可令出給云々爰滿兼云藤十郎滿兼

カ候也因三滝口カ侍ニコソ侍ラメ携弓箭之者  
以遭敵人為極慶觀音之利生也トテ令出之間被  
切伏縊存命云々  
宗形宮内卿入道師綱陸奥守ニテ下向之敗基衡  
押領一國如无國威仍奏<sup>聞</sup>。夏由<sup>申</sup>下宜旨擬檢注國中  
公田之處忍郡者基衡藏テ先々不入國使而今度  
任宜旨<sup>擬</sup>檢注之間基衡件郡地頭犬莊司李春ニ合  
心テ禦之國司猶帶宜旨推入之間已放矢乃合戰  
了守方被疵者甚多基衡カクハシツレトモ背宜  
旨射國司夏依恐存招李春去依無先例雖追返國

古事談

司背宜旨之條非无違勅之恐イカ、スヘキト云  
李春去<sup>今</sup>令仰兼皆存知夏也至君命依難<sup>奉</sup>背於一矢  
者射候了災者君者不知食之躰ニテ召已頭可被  
遣國司之許也其上ハ定無為候款云々、基衡乍拭  
淚諾了基衡申於守去基衡一切不知夏候郡地頭  
允依无先例致自由之狼藉候於今者不可及子細  
李春已召取<sup>平</sup>。早賜御使於其前可刎頭云々、依之國  
司遣檢違使所目代云々、李春既將出タリ四十余  
許男肥滿美麗ナルカ積遠雁水干小袴ニ紅衣ヲ  
着タリ打物取タル者廿人許圍繞之切手ハケセ

ニノ弥太郎ト云者也出立擬切頭之間犬疰司云  
 損給ナ刀ハイツレソト問ケレハ切手云昆次郎  
 大夫カ大津越ソト云ケレハサテハ心ヤスシト  
 云テ被切ケリ部類五人同切之イ大津越トハ人  
 ヲ引居テ切ニ左右ノ臂ノ上ヲ乍中骨不懸切ヲ  
 云也基衡季春ヲ惜テ我ハ不知之様ニテ猥搆女  
 人沙汰之躰再三遣妻女於國司館乞請サセケリ  
 其請料物允不可勝計沙金モ一万兩之イ守不耽  
 之遂切之イ師網高名在此度欵又山林房覺遊ト  
 云侍散樂ヲ共ニ具タリケルカ弁奈良法師ニテ

占度談

帶大劔武勇甚之者也而合戰之日寂前ニ逃之イ飯館  
 之暇出来タリケレハ先陣房カケレウトソ付夕  
 リケル  
 平治合戰之暇六波羅入道自南山飯洛之翌日聳  
 侍從信親信賴送遣郷息又許之共侍四人皆布衣着下  
 腹卷

難波三郎經房  
 澤入道  
 平治郎馬允盛信

館太郎貞安  
 伊敷守  
 伊藤五景綱

下野守見之感云アハレ者共ヤナ各一人當千也  
 歸出之後ハ定令申御方不敵之由欵之イ

子鳥長書



木曾冠者義仲推參法住寺殿之貳軍兵已破之由  
 聞食テ遣恭經卿被見之出北面小門見之处官軍  
 等皆逃東方爰大府々云イカニカクハイツシカ  
 引候<sup>手イ</sup>早早可返合云々雖焚一人无返答之者于貳  
 赤ヲトシノ曹キテ乘芦毛馬之者只一騎聞此詞  
 云安藤八馬允<sup>忠宗イ</sup>右京命ヲハ君ニ奉候又ト云テ馬  
 真ヲ返テ馳向敵方<sup>手イ</sup>云々  
 鎌倉ニテ庄司次郎稻氣入道ナト被打之貳稻氣  
 ノ舍弟ユ井ノ七郎ト云者遠景入道之許ニ出来  
 云已被結惡縁不可免其難雖須自害年来有往生

古史談

極樂之望自害ハ臨終之正念恨不如本意又傳聞  
 被刎頸之者不往生云々依之御房ノミコソ令哀  
 憐給ハメト<sup>テイ</sup>所參向也可焚者向西方合掌唱念佛  
 之間可差致云々遠景随喜悲泣申度由濱ニ将行  
 テ差之处十二刀マテ一切<sup>念佛イ</sup>声不休于貳止念佛云  
 猶可死之心<sup>チイ</sup>ニモセヌ也心サキヲ可差<sup>トテイ</sup>云々又高  
 声念佛之間如云心崎ヲ被差之貳止声氣絶了  
 熊野別當湛増之許桂林房上座覺朝ト云者在武  
 勇之器量勝等倫之間至湛頭快實等之貳相傳難  
 去之者也而五旬以後深信念佛弃弓箭不断称弥

陀名号熒間去養元三年比於湛増之墓堂勸進隣里  
七ケ日修別時念佛之間或夜半計犬ノ頻ニ吠ケレ  
ハ念佛輩成竒之處件覺朝何更カハ候ハムイテ、  
見トテ出堂門之間拔劔者二人待懸タリケル間指  
合セテ切ニ聊モ不動其身高声ニ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々々ト唱テ被切卧テ至氣絶之眩  
其声不休云々快實遣人コ口サセケリ熊野川之  
習雖无指更人ヲ致更如此

